

伤歌行

鍾文音——著

Wen-Yin Chung

伤歌行

鍾文音——著

Wen-Yin Chung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2-25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歌行 / 锺文音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3-1150-2

I. ①伤… II. ①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8851号

版权声明

本书经由大田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伤歌行

锺文音 著

策划编辑: 姜 淮

责任编辑: 汪 欣

特约编辑: 东 洋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7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351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一版 2013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150-2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曲一 南方的十字

你的名字我曾仰望，但我将在无名的国度寂寞度日，在末日的黄昏游荡。渡海者啊，留下骨头、灰烬、妈祖或十字架，泪水与海水划开盐和蔗糖的苦路。所幸有个书写者，她写理想的失落，人衰渎神的荣耀，迷路的亚当，伤心的夏娃，际遇的鬼祟，愤怒的愤怒，无知的无知，念珠咒语与救赎。廖氏花叶执说人间就是苦，苦才是人间。冰冷无男人气味的床，被欢迎的是梦魇，油火的阴影，吐出子宫的蠕动婴孩……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游离的故事，没有湛蓝的海洋呼唤，没有紫丁香爬满的围篱，只有墨水还记得记忆它。

西螺老街给予虎妹童年的抚慰，她常没有鞋子可穿地赤着脚，徒步从二仑乡行至西螺老街，一个小小孩，怀抱着什么样的梦想，赤脚徒步一个小时来到有着巴洛克氛围的镇上老街。也许，她只为了看一眼美丽房子里住着什么人，或者卖什么东西。长成少女的她，没有嫁到镇上。成为少妇的她的眼中世界依然是无尽的苦力与劳力所串连成的日与夜，刺眼的风沙，刺痛她心的鄙视目光。虎妹决定离开这里，南方的十字，穿行腥红的西螺大桥，她头也不回地往北而去。她的世界跟着晚风逐渐辽阔起来，她甚至看见火金姑闪烁着性交的愉悦尾火。虎妹逐渐遗忘了童年时在这座开通大典的大桥上受到七爷八爷的惊吓与嚎哭……她天真地以为离开南方即是远离贫穷，她曾去车衣服，曾加入工潮，盖高速公路……此刻她已是孩子的母亲了。穿行一夜的岛屿，仍是木麻黄省道绵延前方，一车的孩子等着在南北的流浪里长出心智与建立日后爱恨的存在。

旧的世界只剩下孩童盯得牢牢的目光

黄昏的木麻黄 烈风里的木麻黄
我认识你 从我开始懂得哭泣以来
梦想曾驻足 梦想又离去
这是我出生与哀愁的国度 我重返此地
忆起幼年失落的红色洋娃娃
我不知她是如何逃脱此地

或许问问诗人聂鲁达，他说屠杀者使岛屿荒芜，在拷问的历史之中。人世的孩童看到他们的微笑被粉碎被破坏。他们的立场细弱如鹿，朝着自己不明了的死亡行去。我为你脱下脚镣，我为你卸下重担，以我合法的书写，一遍又一遍；我与你一起同眠，我与你一起腐朽，以我合法的凝视，一回又一回。直至朽地开出新芽，直到恶土长出新血。百年百合，百年相思。

序曲二 在原乡，她站成了一条弧线

小娜的眼睛迷离，她的心迷惘，在日落前她身陷高大树林里，竟顿时无法移动脚程，仿佛听见无数的灵在此交谈，各种口音交错。日本音、外省腔、诏安客语、闽语……在密密的树林里飘忽而过。

南方了无春雨，南方自成一种生活格调与无格调，游走昔日庄园盛景与古迹及祖坟间，她想这其实许多只是自我记忆的不舍离去且擅自想要僭越历史的幻影。

也许她应该学学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那般地难忘深刻行过的土地旅程，她自离开里约热内卢后便在心头种上了一颗芭蕉树，而她自悠悠离乡，也在心头种上了一株相思树，六月开满黄花的相思树，总是铺着如绒的黄地毯来迎接游子。油亮亮宽齿叶的芭蕉树，记忆如雨滴答滴答地落在芭蕉叶上，扰她心神。有时候她想，所有的魔力其实是自我幻想所召唤而来的，她疑惑着究竟自己还存在不存在那个魅惑魍魉的土地里，还是她早已无能为力述说些什么？

从田野闲走与历史图片里，她闻到大庄园曾有的华丽气味，那时从大片玫瑰园里所开出的车都是崭新豪华的，于今从木瓜树林里走出的人非老即小，开出的车子都老旧得像是要解体。

老厝从玫瑰园变成了凋零木瓜村。

她没有经历过庄园生活，她出生时，三合院不仅萧条且分家了。

此时她站在已成荒原的出生地，她站成了一条弧线，日照已然落在她的身后，她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地伫望了多久，她只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外星接收体：无数的往事景幕一片片地流逝，许多听闻过的传奇不断地滑过她的耳朵。

从许多人的长篇人生裁减出的段落，等待着被拼贴完成的碎片，她俯身一一拾起。她凝视着这些人生的局部碎片，忽然明白，原来拼贴碎片有时不是为了全貌，而是为了再现碎片的各种局部线条。

她从渡海沉船浮起双手，一路偷盗耳语的碎片，一路打捞狼被驯服成羊的骨骸。断骸残尸泄露了所有故事，而这些故事再也拼不回它原有的图案了，但她却与那些逃无可逃的目光对上了……

【鍾氏】

鍾郎（先祖）

廖氏

← 鍾上善

期货阿嬷（博笏阿嬷）

呷昏阿嬷

爱水阿嬷 → 鍾良 → 鍾珍

仙丽（呷菜阿嬷）

← 鍾渔观

蜜娘 → 鍾石（廖 瓣）（宝莲）

西娘 → 鍾鼓（廖花叶）

↓ 鍾伯夷（伊娜） ↓ 鍾绍安 · 鍾国 · 鍾央

← 鍾（古）弦

↓ 鍾若现

↓ 鍾若隐（虎妹） ↓ 德赫 · 芳显 · 小龙 · 小娜

↓ 罔市（*送人）

↓ 鍾大头（*走失）

↓ 鍾秋节

↓ 鍾秋妍

↓ 鍾琴（私生女赵云阔）

↓ 鍾声（咏美） ↓ 桂花 · 鍾心 · 鍾诚 · 鍾声

↓ 鍾器

↓ 鍾流（蔡瓜） ↓ 鍾耀 · 鍾缎 · 鍾情 · 鍾森 · 龙仔 · 鍾南（阮氏凤）

← 鍾志明

◎ 姐妹关系：咏美 · 咏雪 · 咏姿 · 咏莲

【舒氏】

舒公（廖氏）

← 舒三贵

廖超 → 舒义孝（张简之静） ↓ 舒菲亚 · 舒蓝曦

（玲芬*又名『淑桦』） ↓ 舒君军 · 舒阿犹（*约翰） · 舒雅各

↓ 虎妹（鍾若隐）

廖姻 → 阿霞（刘中校） ↓ 刘雨树（*养子） · 刘台生 · 刘昇

（鍾若） ↓ 桃妹

↓ 兔妹

↓ 牛妹

↓ 马姐

↓ 清和 ↓ 盟仔

◎ 廖对（*别名『如红』） ↓ 廖超

◎ 张简振富（廖如燕） ↓ 张简之静（义孝 · 佐君）

目 录

CONTENTS

- 序曲一 南方的十字
序曲二 在原乡，她站成了一条弧线

卷·壹 她们醒来歌唱

有一本书等着被翻开 / 003

春宵吟 / 007

宝岛香蕉姑娘 / 011

墓仔埔也敢去 / 017

望春风 / 024

男性的纯情 / 027

送君情泪 / 031

阮的故乡南都 / 033

心酸酸 / 037

恰想也是你一人 / 041

我比谁都爱你 / 047

惜别海岸 / 049

流浪到台北 / 054

希望一点真情意 / 062

可怜彼个小姑娘 / 066

港都夜雨 / 068

艰苦相思 / 070

慈母泪痕 / 073

雨水落抹离 / 078

寄语夜雾里 / 080

旧皮箱的流浪儿 / 085

可怜恋花再会吧 / 089

妈妈我也真勇健 / 092
望呀望 等呀等 / 100
你着忍耐 / 104
何时再相会 / 106
补破网 / 112
心所爱的人 / 120
无情之梦 / 122
台北发的末班车 / 125
雨夜之花蕊 / 131
假情假爱 / 143
中山北路行七摆 / 146
离别的月台票 / 162
素兰小姐要出嫁 / 164
苦海女神龙 / 175
台北红玫瑰 / 178
谁人不思起故乡 / 184
南都夜曲 / 190
孤女的愿望 / 199
青春悲喜曲 / 203
乡村小姑娘 / 206
妈妈请你也保重 / 208
安平追想曲 / 210
港边惜别 / 219
四季红 / 220
春花梦露 / 228
命运青红灯 / 235
相思一年年 / 241
杯底不可饲金鱼 / 243
海海人生 / 249
三声无奈 / 251

长崎蝴蝶姑娘 / 253
心内事谁人知 / 259
命运的锁链 / 266
搅海大梦 / 267
河边春梦 / 274
从海上归来的莉露 / 281
幸福在这里 / 285
秋风女人心 / 289
我比谁都爱你 / 305

卷·贰 女渡海者

【编号1：刘妈妈】海上来的女人 盛夏之死 / 311
【编号2：锺桂花】以我自信 毫无阻碍 / 317
【编号3：舒菲亚】上帝的羔羊 覆辙的命运 / 320
【编号4：舒蓝曦】如鹿渴慕溪水 / 350
【编号5：渡海新娘们】失语新娘的夜哀愁 / 360
【编号6：阮氏凤】鱼露之乡 伤痕之河 / 365
【编号7：锺小娜】不彻底的女渡海者 / 369

卷·叁 查某世纪

从夕霞走来，这一切存在过 / 375

后 记 重返我心中的岛屿野性

——织就三部曲“百衲被” / 431
遮蔽的天空 / 432

附录 锺文音岛屿二部曲《短歌行》评介 / 上田哲二 / 434

去日苦多的百姓史书写——怅青春之短，为土地与亡灵的深情弹奏

卷·壹 她们醒来歌唱

感性的女报信者，
带着伤痕奔赴说的路途……

圣母沙尘暴驾临了。

圣婴热浪也在前方。

尖厝仑是她的村庄。

名字由来她们从未去探索过，她们无视历史，也不畏惧历史。不为任何历史洪流存在的她们，一如墓志铭不因石头而改变其内涵。每个女人都是夏娃，世界以她始，以她终。在之前和之后，在永不回归的时间，许许多多的她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感性的女报信者，带着伤痕奔赴述说的路途。

有一本书等着被翻开

1

岛屿南方的日子开始在他们都还很年轻的时候，时间流逝还没有清楚的刻痕，物件稀有，感情也稀有。番界不远，寥落炽盛。南方的日子不好过，起先是苦热蛮雨、恶寒酷旱让他们烦躁，还有疾疫缠绵、神出鬼没的山民、溪流、石块、芦苇、焚风、湿气、暴雨、波涛、森林……有不明白起于何处却又难以击退的孤寂，足以吞没肉身的许多事物都让他们敬畏。他们的腰际多插有刀，开路防身，刀柄上饰有鬼头，鬼头好腥，刀力无穷，开疆者手染红血，行人至此断肝肠。

辽阔无尽的平原山野给予他们人生幻想，舞天舞地，冶游山海，四处风光。只是一到黄昏，日落地平线深锁他们滚烫的目光，另一端的家园已然化成雾中风景，凝结成一封封家书，家书从没寄至这鬼界之岛，黑水染字，只余相思。连问鸚鵡思乡否？都说思乡。罗汉脚岂知日后荒岛上的这山这水，日后他们再也行不出它的天它的地。

偶尔被急流送到沿岸的渔舟捎来了乡音，渔舟里的漳州人下船就说，晕死了，这辈子没搭过船，生目珠（生目珠：从来、从出生以来）没见过海洋啊。太平洋的蓝眼睛，原来如此深沉，如此辽阔。诏安客山城久居，没闻过腥臊，没

见过大蓝，没尝过海味。当捕鱼者钓起第一尾鱼第一尾虾时，他们望着阳光下鱼鳞摇曳出的水滴与虾绽出如艳宝石的颜色时，他们想，奔赴此岛是对的，他们直接生吃活吞生猛虾鱼，很多年后他们发秃齿摇了才知道阿本仔（阿本仔：日本人）叫此沙西米。恶土前方有海洋汹涌，虽然他们不懂海，不懂蓝下还有多蓝，一如他们都还鲜嫩不懂女人，但他们目目相觑，知道双手双足是碇锚于此了。下渔船的人有的飞快赤足奔向海，有的弯身捧起一把沙，有的把脸浸在水里，再仰起头时脸上如画了黑线，尽是海藻护肤。万事待命名，跟着山民唤，或有竹叫竹围，有圳名公圳，有丘称仑，有房为厝。

舒家人又爱又惧的蓝眼珠人曾经悄悄站立在这片寸草不生的岛屿沿岸恶地，说是恶地，这实是污蔑。实则欧洲人早已带走他们要的东西，欧洲人在此岛的遗迹不在建筑，而在岛民的脸上。锺家某房太祖婆的脸白皙至看得见血管流动，那种近乎透明的白啊，他们不曾见。直到后辈子孙寻访旧史方知血缘被红洋番“透”过，透者混也，透即掺杂。不是白得看得见血管，要不就是黑如生番。

黑白混色谱系日渐在海的烘焙下已失去了原有色度。东印度公司扬帆的舰上夹杂着欧洲各国的逃亡者、偷渡者、失意客、囚犯，他们被这家以糖为暴发户的公司分送至地球恶土上的许多角落，有人发现了哈得逊河，有人发现了金矿，有人发现了航线，有人发现了森林，有人发现了新大陆，有人发现了爱情……日耳曼人和某少女，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事？强行，或者柔顺？无人知晓，但他们都知晓异乡人要靠幻想与非法求生。捉摸不定的血统，解析出的成份却不怎么光彩。他们起初以为人生要有未来，必须不让“过去”靠近，但直至几代过去了，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她们唱起祖婆在雷雨降下的阴暗闺房之歌，那奇异的声调，不识字的这一代女子一直都没搞懂祖婆唱的歌词，她们记得了声调，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身穿花红长洋装，风吹金发思情郎，想郎船何往，音信全无通，伊是行船堵风浪？放阮情难忘，心情无地讲，相思寄着海边风……”有人羞怯一笑，对着行过的金发传教士，心想原来是放阮情难忘，而不是放阮众人摸，情难忘与众人摸，闽语同音，意义竟是天差地远。蓝眼睛，自此成了锺家某一房的显形与隐形封印。蓝色河流愈流愈淡，不断被海洋与山城子民的红血刷淡了她的色泽，但光度却愈刷愈亮，那锺家后代目光常焚烧他者。小心和别人的眼睛对望，小心以爱之名的骗徒，是锺家查某祖（查某祖：女性祖先）流传给后辈女人的祖训之一。

随着渔船来的汉子伫立海洋时，其中的锺郎遇见蓝眼睛白皮肤少女时心生荡漾，他尾随她的脚步来到了更远的异乡部落，锺郎在山猪的叫声里听见了体内的春雷巨响，诏安从此成了后代陌生的追想曲。他们不知身世来处，常笑厌恶客人。就像被山民掳去的汉婴，日久将视汉为仇。思乡锺郎的挣扎与相思随夜而来，寂寞松动了坚强。晚上，锺郎弹着古琴，让老音呖语在新筑的墙，悲伤的琴音使整座平原的稻米与甘蔗加速生长，白日眼见稻穗满满，眼见甘蔗渗出糖的气味，他们遗忘了生活如此艰苦，遗忘了夜晚那去而复返的噬心相思。在这样的南方生活，要懂得收摄与解放，开疆辟土者从来都有奇异的人格，不安逸的南方，恰好是他们流血流汗的湿乐园。黄昏时光，走向海洋的汉子，甩动着如尾的辫子跃入水中凉快。

那时他们还不认得这里的许多生物。当锄头往土地上一掘时，他们期待挖出黄金般的沉船古物，或者像大陆那些沉湮几代人的古墓宝物。但这些传说还不曾发生在这块他们眼中的新大陆，他们掘起了泥土，跪下去闻着新土新地的气味，几乎是流泪的。汉子跪地此举，惹得来送便当的女人家以为土地会咬人，使他们的汉子臣服了。

她们走近，发现土地爬出许多生物，煽动湿黏的翅膀后，它们顿然飞上枝头。那时她们都仰头，但已未见，仅凭寻声遥想一整个盛夏。蝉声嘶鸣在最初一刻的夏宴中，村中人才臆想到这是落脚这座岛屿第一次听闻蝉声，蝉声让夏日烈阳的幻觉变浓了，蝉声仿如让日头拉长了影子，朝庄稼汉头顶猛地射去，炎热气候晒伤了屋子的色泽，晒褪了如深海的蓝衫，白褐色鸟粪沾黏在红砖上，四处热尘纷飞，汗水淋漓，这激昂的分贝燃烧着温度，让汉子们卷起裤管，坐宴溪水里，大口啖着生平在此的第一个收成，焚风过后的西瓜，甜蜜如夜晚的高潮，他们忘了黑水沟的那些黑风黑浪，直认此岛一方是新天堂。他们的妈祖跟着飘洋过海，妈祖在岸上笑着，黑黑的脸仿佛也十分炽热，黑檀木光亮圣洁，照亮整间矮厝。

在西娘的回忆里，彼时台湾厝，窗子小如瓦片，惊怕土匪来。

直到蝉声嘶鸣在最后一刻的秋决后，村中人感受到季风的冷冽，婆子们学织棉衣抵风，入瓮酿酒，夜晚到来，从溪口一路灌进薄屋的烈风，使他们迫不

及待地打开尚未酿透的酒瓮，那时他们心想，难道自己要老死在此？失望弥漫在他们如恶兆般的夜之苍穹下，他们失眠，他们俯仰在一张张轮廓深邃、陌生而美丽的脸庞之上，黑发如瀑如森林，他们循女人的黑水沟一路挺进，喉头发发出蒸汽似的热空气，如火山扩散的熔浆，直至热汗驱逐了冷风。颓然倒下的汉子们，在黑暗的霉味里，闻悉丰收也目睹灾难，往后迎接他们的不再是蝉声，而是黑水沟里被吐出的绵延啼声。那些高低不匀的啼声啊，才是把他们的命运牢牢钉在岛屿的骨血十字架。命运的轨道已然偏离，命运要弹回原样近乎不可能，日子只能往前奔去。

3

番婆好牵成，唐山公娶唐山妈。成年平埔女儿住笼仔，此番语称猫邻里，即姑娘房。野性查某祖，若有喜爱的男子行经，她即可在房前吹口簧琴示爱。她喜欢就让他住一夜，不喜欢就把他丢出去，再选另一个她喜爱的人。

这野性逐渐被他者驯服而消失，她们丧失了本能天赋，直到她们的肉身埋到了地底才看见命运的掌纹，爱情线上多轨而单薄，婚姻线单一而分岔，但什么都来不及了，她们注定和一个男人终老，即使意念里不知攀爬过多少高峰巨柱。孩子无法塞回子宫去，时间无法重返。年华老去的女人们懊恼什么叫爱情什么是人生都不明白，日子已然过了大半。她们想，如果早知道时光会一去经年，她们不应该闭上眼睛，她们应该在微光中牢牢地盯住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一个扭曲而即将涣散的夜欲。岛屿的深渊是没有永恒这种抚慰人的神话的，只有戳痛人生的时时刻刻。在命运的天空下，她们并不哀伤，只是突然想大声呐喊，已百年了啊，该死啊，竟已百年了，时间像鱗鱼游海，快速地冲刷而去。

这座美丽岛，生养梦想，即使流犯至此，亦不再闻脚镣的声响，他们只看见一片黄金稻穗。曾经连续多日多月的大旱灾早使得脚下的土地龟裂，连草都枯萎。有人想起他们心中的贞节妈，到廖家请出贞节妈神主牌。将神主牌置于旱地中央，对天乞雨。天空移来乌云，如日蚀，黑光蒙地。他们听见雨，雨先落在贞节妈的神主牌上，滴滴落落，如泣如诉，接着云块绽开缝隙露出蓝色光芒，劈下一道闪电雷光。大雨倾盆，伫立旱地的农人微笑着用手用脸用嘴去承